幸福漯河 暖暖新年

推开春的大门

（组诗）

■李伟锋

春雪

寸寸相思寸寸雪，漫天思念漫天蝶
山一程，水一程
你一定闻到，雪里厨房的饺子香
你一定又捕获，家乡腊梅的芬芳
回到家乡，再回到伊人身旁
每片雪花都隐藏了翅膀
弹窗而至的阳光，叮当作响

推开春的大门

我知道，是谁推开春的大门
满腮欢欣的泪
我知道，谁爱南山晴后雪
涌动银山，软红如醉

我知道，谁先发苑里梅，暗香黄昏
我知道，谁吻翠袖吻芳唇
得意了十里芳心
春风窈窕，你把春天裁剪，把真情放牧
春天的怀抱写满诗情画意，桃李春风共一杯

风，春天的风，推开春的大门
剪一片天空，一片妖娆
风，春天的风，在你怀里
我甘做一只蝴蝶
任你拓裁出春花的，万千翅膀

雪夜里两条温暖的河流

■鲁锁印

早已订过喜日子的俏新娘，终于嫁临了
所有人都感到欣慰
浪漫的诗人，赋予她多种美好的寓意
犹如黑暗中的光明
寒风里的温情，雾霾后的纯净
寂寞中的美梦，苍老时的新生
绿色的田野发出最真诚地欢呼
这洁白的天使给家家都传递着好消息

这一场大雪，足以覆盖这座城市
但它掩埋不了两条河流
这两条河流，奉献出了鲜活的热情
荡漾着一层薄雾与雪仙子对舞
并把它们迎进自己的家园
又融为一体
雪花也用她们的感动告诉我
冷漠的世界里，这两条河流是温暖的

铺天盖地的雪花没有尊卑之分
在天地间行走
既没有争先恐后，也没有悠然自得
就是宇宙间最普遍的自由落体
在路灯的光影里，我发现
它们彼此间也比较陌生
没有相互牵手或拥作一团
被柳枝拦截的那几朵
也只是在空中停留了片刻
便扑簌簌地跌落下来
在抵达终点时
也没有感受到它们的灵魂在升腾
只看到大地默默将它们收容
就像对待所有的生命一样

所有鸟儿都归巢了
尽管她们在白天里喧哗得最热烈
只有墙角那几株梅花
在微风中晃动着腰身，含蓄又害羞的样子
因为夜色很苍白，而孤独很冷艳
尤其是与雪花亲吻的那一瞬间
走过浮躁岁月，开始喜欢清寂的日子
雪美人看懂了我的心思
她们经过我的窗口
也不需和我寒暄一声

雪夜

■雷旭峰

一

雪舞天地清，树静梨花凝。
夜半寻童趣，有影相随行。

二

风起寒意重，雪乱光影昏。
回首印浅深，谁人又识君？

不一样的新年

■特约撰稿人 杨晓曦

一

这个春节，过得与往年不一样。

往年的除夕，是全家一起海吃一顿后，晚上，打牌逗乐熬夜，说是夜熬得越深来年越有福气。开启了过年模式以后，紧接着便是一家紧挨一家的串门走亲戚，又是一番海吃海喝。

初一的早上，给自己放了假，睡到自然醒。睁开眼，斗室寂静，灯光有些刺眼，闺女独霸了我的书桌，正背对着我做习题，她认真学习的背影令我怦然心动。回转身，是昨夜翻开的《芥子园画谱》，一株兰花迎风开在枕畔。那一刻，我的心是欢愉的，顿觉这个年竟然是一个美好的开端，索性，取出笔，默默记录下来这份崭新的心情。

万言万当，不如此时一默！

二

年前，在书店购得我喜欢的几本书，有了这几本书，春节假期变得厚实许多。其中有一套《赵佶瘦金体单字放大本》，我甚是喜爱。读书读累的时候，开始读字帖，揣摩这本经典碑帖，领会碑帖中的笔意和转折的美妙。

读瘦金体，是一趟妙不可言的心之旅程，一个人面对着一大群字，在笔画的起转承接中，领会字的舒展挺拔、华丽俊俏。得意之时，举右手，做握笔式，凌空运笔，意念之中，露锋斜切起笔，中锋触纸给手一个反冲的力量向下直行，渐行渐起，手一点一点上扬，中段之时，笔力加重，向左下劈刀一样，咔嚓一声撇出——这一竖撇，大有“屈铁断金”之凌厉。

有时候，忽然哪一个字，悟不出来笔意转折，常常会陷入“望断天涯路”的绝境，这就要拼眼力、定力、耐力了。一遍一遍空握笔在空中舞动，嘴里念念有词，做习题的女儿就会转身大笑：跳大神呢？要不要把书桌给你，换我来读书？

此时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

三

有了书，串门走亲戚便是调剂了，快去快回，两不误。

大年初四，正躺床上看哥伦比亚作家艾玛的《我在秘密生长》，文友李玲在微信上叮叮当当地语音喊人，一张嘴大嗓门就闸不住：看了两遍你推荐的《乡关何处》，做了笔记，写了读后感，还是把持不住内心的激动，得找你说道说道……

沈从文说过：家乡是一个大书本，是不可缺失了的本分。心中有故乡的人像树一样，是有根的。关于故乡的题材，我记得当时告诉她，看完了野夫的《乡关何处》，再看潦寒的《故乡在纸上》，他们都是在用文字捕捉和抓拍过往记忆的高人，“说人，叙事”用情、用笔各不相同，彰显出做人的品质和素养，鲜有不让人心动的。

原来，读书也不只是一个人的孤独旅行，这一群人的执着，让心动的涟漪掀起波澜了，如此奇妙！

四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每天回顾一首经典诗词，是我锻炼记忆力的法宝，这首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今天读起来，竟然没有了当初的沉郁不得志的凄凉，反而多了一些高旷洒脱和不随波逐流、不食人间烟火的本色。这种洒脱和豪放，这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傲骨豁达，让他在被流放、带领家人与命运做斗争期间，佳话佳作绵绵不断。

读着，读着，想起袁了凡的《了凡四训》：千人千般命，命命不相同，明朝袁了凡，本来命普通，遇到孔先生，命都被算中；短命绝后没功名，前世业障真不轻，庸庸碌碌二十年，一生命数被算定，云谷禅师来开示，让其积德行善，自主把握命运，了凡居士才转命，有子有功名。

人这一生的生命轨迹不过如此：命、运气、本事。这个本事学问最大，应当是自身的素质和修养。需要凝聚了仁义礼智信的正能量之光，有自己安身立命的原则和修养，自然便会把好的运气发扬光大。“拣尽寒枝不肯栖”不是无枝可依，而是“不肯栖”。这需要足够的内力和修养练就的“本事”，否则何以练就千万人的偶像大师形象？

说到底，生活不过是人和人自己的战争！

五

这个春节，我和孩子们一起拿起笔，端起书，甚好！

我的新年，耳朵是敏锐的，听到了古人精妙绝伦的开示；鼻子是灵敏的，闻到了一个时代滚滚向前的气息；眼睛是明亮的，它已经能看到近处远方的微光在一点点变亮；思维是高瞻的，它已经具备了远虑的潜质……

因为孩子，因为朋友，因为读书学习，新年便有了不一样的美好。读书，像一阵风吹过，点点荧光绽放，变成万千颗星星闪烁。

新年，如此打开方式，令人意兴阑珊，美妙无比，不可言说！

又过一年知多少

■王春红

不知不觉间年又过去，匆匆时光如指间流沙。年，总是让我在遥远的时光中翘首以盼，像等待一个沉甸甸的幸福和温暖的归宿，而它真正到来的时候却倏忽而去，留给我意犹未尽的快乐，也给我怅然若失的落寞。

年是什么？小时候的大年初一，我都会被响彻耳畔的鞭炮声惊醒，然后被早早地强行叫起吃饺子，之后是一天的各种疯玩。黄昏时母亲总会在清扫满院的鞭炮落红时慨叹：年又过完了。那时的我充满困惑：年竟如此短暂，年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那狂响的炮声？是那一碗清晨的饺子？是身上穿的新衣服？是兜里的压岁钱？是放假的自由？还是可以走亲戚的期盼？如今的我已然中年，年来年往中多了一些对年的理解与体悟。

年是我们人生中重要的仪式。就像在年底很多人都会在单位上交工作总结一样，年的到来，会让我在不觉间去回首一年来的酸甜苦辣和成败得失。如果说生命是奔流向前的河流，那么年便是这条河流的转弯处，它让我们奔向新的方向和希望，让我们在惯性的生命流程中得以停顿和休整。所以，我们在平时接到远方老友的电话，或街头偶遇久未谋面的朋友时，经常会在诉说彼此的忙碌后相约——过年时聚聚吧！那么多在外工作的人都会选择过年的时候回家，明知春运是一次挤挤扛扛的艰难跋涉，平时未必就真的挤不出短暂的回家时间，可是，年太重要了，谁愿错过我们生命中这个隆重的仪式，它承载着太多的期盼，我们期盼着在过年诉说一年的思念，消释一年的疲累，温暖一年的寒凉。

年是我们成长的印记。树木的年轮清晰美观，是对一年时光的准确丈量。而人们在一年又一年的生活中摸爬滚打，真正的成长鲜有刻度，但每一年的时光中总有值得咀嚼品味的一些事。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有那永载史册的年份为证。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也总会记得一些难忘的年吧？哪年结婚，哪年生子，哪年的春天有花前月下的甜蜜，哪年的冬天有暗夜里的一场痛哭，哪年做过笃定的决策影响了你一生，哪年的犹豫彷徨又让你遗恨年华……我们总会记得，我们总会成长，在不知某年的时光里。一年又一年的无声流逝中，年是生命长度中等分的驿站，它在一次又一次的起承转合中，让我们以那个年的数字标签去思索自己的成长。

年是美好的起点。著名作家刘心武说过：“终点之美，属于优胜者；而起点之美，属于每一个人。”是的，新年是每个人崭新的起点，你可以将纷乱芜杂的生活刷新清零，站在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上信心满怀。“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那些没有达成的心愿，那些没有去过的远方，那些没来得及看的书，那些还不敢说出口的爱，在新的一年，时光会重新给你期许和安置。一切都还来得及，不必害怕生活即将结束，而应担心生活还不曾真正开始。

年，春节，一年里最盛大的节日。这几天的雪让世界变得静谧安详，似乎增添了寒冬的氛围。但我们都知道，春天正在日夜兼程而来。李清照说“雪里已知春信至”，雪下的枝条正孕育着生长的力量，雪被下的小草正积蓄着梦想。为一场春天的节日，为一年崭新的希冀。雪白之下，有繁花锦障，烟柳画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让我们，静心期待！

闹中取静

■卢春霞

春节，自古就是以热闹喜庆为主调的。大红的春联贴起来，大红的灯笼挂起来，亲朋好友聚起来。现在更多了电视要看起来，手机要玩起来。虽然这样的热闹只有几天，但我还是不太喜欢这样热闹得似乎找不到自己的生活。

不喜欢归不喜欢，毕竟是俗人一个，自然要入乡随俗。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自然是家中的顶梁柱，煎炒烹炸、洗涮洒扫，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招亲待友、寒暄客套，感觉每天都是闹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就闹吧，毕竟只有几天。但即便是闹，自己也有闹中取静的办法，那就是看书。于我而言，书是一方最安静的天地。

早晨，当很多人还在酣睡之时，生物钟就已经把我叫醒。假期的好处显现了，可以不必着急起床，半倚半靠窝在温暖的被窝里，拿起书在台灯下静静阅读。其实这不是在读书，而是在阅读自己的心，闹中寻静的心。

忙活半天，待亲朋好友离去之后，或在走亲访友之后，不贪恋热闹带给自己的快乐。小憩一会儿，再次坐在书桌前看书、习字、写读书心得。今年春节期间，天气还是不错的。看着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书页上，听着窗前玉兰树上栖息鸟儿的鸣唱，似乎已经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了。就这样，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品一杯清茶，翻两页闲书，练几笔小字，写若干行文字，难得的清静与惬意。

华灯初放，喧闹了一天的城市渐渐变得安静。把家里的琐琐碎碎收拾停当，结束一天的劳累与喧闹，安然享受读书的快乐。可以悠闲地看看书友群里的书评、文章，偶尔还可以和书友们闲聊几句，或就某个问题进行交流探讨。突然发现，春节了，闹中取静的并不止我一个，有很多书友也都在热闹中坚持读书，照常做读书笔记，照常写书评。

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真好。生活，就是这样，你拥有什么样的心态，它便还你什么样的生活。

压岁钱

■张英超

春节串亲戚是免不了给小孩子发压岁钱的。

大年初二，我和老婆带着我们的独苗到了我小舅子家。我小舅子先给我的孩子发了五百块的压岁钱。我老婆却在如何给他的两个孩子发压岁钱时犯了难：我小舅子有两个小孩，总不能给他的两个孩子每人发二百五十块吧？若那样，老婆不就成了个二百五样的人了吗？

得，老婆狠狠心，只得给小舅子的两个孩子每人发了三百块的压岁钱。

吃亏了！

从小舅子家回来的路上，小心眼的老婆嘴噘得能拴头驴，直骂我的小舅子会算计。不过，老婆转而一笑说，看来只有先下手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大年初三，真可以说是“串”亲戚，我开车载着老婆孩子一天串了三家——孩子的大姨家、二姨家和三姨家。

我们先去了孩子的大姨家。孩子的大姨也有两个孩子，老婆抢先给她的孩子每人发了二百块的压岁钱。孩子的大姨落了个后手，总不能给我的孩子发四百块吧？结果我的孩子得了五百块的压岁钱。

初次尝到甜头，老婆决定如法炮制。

在孩子的大姨家坐了一会，我们又去了孩子的二姨家。孩子二姨有三个孩子，老婆又抢先给这三个孩子每人发了压岁钱三百块，合起来就是九百块。孩子的二姨家景比较好，也不在乎这百儿八十块钱的吧，就凑了个一千块的整数给我的孩子做压岁钱。

从孩子的二姨家出来，到孩子三姨家的路上，老婆得意地说，先下手为强这招，果然一试就爽。

孩子的三姨有两个孩子。我们到了她家后，老婆又是抢先给了两个孩子每人发了三百块的压岁钱。孩子的三姨家不富裕，老婆也是动了恻隐之心的，本来只想捞回本就行了，不料，孩子的三姨只给我的孩子发了五百块的压岁钱。

太不懂事！从孩子三姨家回来的路上，老婆愤愤不平，我也开始嘲笑老婆先下手为强的谬论。正在这时，孩子三姨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孩子每年的压岁钱都要收缴归她保管的，这次她的两个孩子为了留几个零花钱，每人瞒报了一百块，她还以为多发给我家孩子一百块呢，谁知是少发了，并一再说明年给我家的孩子要多发点压岁钱。

听了孩子三姨打来的电话，老婆在车上默不作声了，忽然说了一个字：“累！”我也调侃道：“发个压岁钱本是开心过年的一部分，寄托了长辈对孩子的爱和祝福，跟所谓的吃亏占便宜挨不上边，何必斤斤计较呢？”

我正说着，忽然看到前面路上横斜着一辆小汽车，附近围了不少人，还有交警在忙着，就知道是出了车祸。赶紧把车开到离车祸比较远的位置停下后，我让老婆和孩子坐在车里，自己到车祸现场附近问了一下围观的人，听说是两口子驾车串亲戚，因为压岁钱发多发少的事吵了起来，不小心撞了一辆电动车。

我回到车上对妻子说了，妻子呆呆地叹了口气：“唉，何必呢……”

雪夜漫思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你会向一棵树敬礼吗？

我会向冬天的玉兰树敬礼。隆冬腊月，它身无片叶，孑立于天地之间，瘦而直，如果不是看过它春日满树繁花的样子，与此刻的形象做出鲜明的对比，便根本想象不出，那曾是怎样的热烈，怎样的隆重，怎样的盛大。

如果你仔细观察过冬天的玉兰树，会发现它只是整体轮廓给人以枯败凋零之感，枝枝叉叉却尽显生机，它早已在寒风料峭中结好花苞，一粒一粒的镶嵌在枝干上，只待春风来，它就“哗啦”一声抖开束衣，将万千花朵炸开在枝头，一树繁花，是春风的一声令下，是一夜之间的事。这样，其实冬天的树又是最有力量和生机的树。

这棵玉兰树种在楼下，不过几年光景，它的枝干已经伸展在了我的窗前，我日日能见到它。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喜欢坐在窗前看它，天气好的时候，我常靠着树干坐在它的身旁，迎着朝霞，度过黄昏。我不知道是玉兰树守护着我，还是我守护着它，抑或是我们彼此互守。因为这棵玉兰树，我寡淡的生活生出无限的诗意，说它是卫士，是知己，是良友，似乎都不妥帖，因为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它像我自己。

月盈时分，我常会卷起窗帘，让银色的月光斜铺进来，月光只能是铺的，不是射，它不像阳光那般锐利，它没有锋芒，是绵的，是软的，是柔的。当月光越过阳台上的栏杆，铺到床前，哦，不，此时用漫或者更合适，也相对妥帖一些，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是一叶扁舟，在月光之河中悠然浮起，浮向那似乎很远的又似乎很近的春日：夜风摇着，玉兰花洁净的花瓣飘落下来，我内心温热，感到生之喜悦，那样纯净的月光，那样美丽的夜晚，那样梦幻的落着花的玉兰树……

此刻，外面下着雪，我坐在床上，无心翻阅摊在腿上的诗章，透过窗户，看见玉兰树逆风的枝杈上已经累了一层雪绒，雪很大，不消多久将是一幕玉树琼枝的印象。雪花落下来，落在树下的三叶草丛中，三片叶的连接处积了雪，像是叶片众星捧月般，于是不妨把它看成春花正烂漫，如果近视眼刚好没戴眼镜，那可不就是花袭满坡，万紫千红好时节吗？每一片雪花落在哪儿，应该是事先分配好的，要均衡地落在大地上的角角落落。雪也是有秩序的，如若不然，都落在一处，那可不要成灾成难，这跟人是多么相似，人如果不讲秩序，不成方圆不说，整个世界怕是都要乱套了。

既已无心读诗，我干脆起了身，把窗户推成30度角，让雪花飞进来，飘在脸上，像蝴蝶一样扑出一小片温润，飘在发丝间，便攀附着不肯走了，不久，双鬓间便显出光阴最初的苍华来，我伸出手去接雪，让雪花在手心融化成一滴泪，顺着掌纹汇成一泓清泉，如此，来自九重天外的雪花，就有了一个姻缘或依托，雪越下越大……

一个在尘嚣之中看厌了灯红酒绿之人，能在这样寂静的雪夜里伴着小儿均匀的呼吸声临窗赏雪，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我把头伸出窗外，仰头看雪，怀着李白当年望明月的心境，雪夜是看不见月亮的，也看不见星星，雪夜只能看见雪。雪让眼睛睁不开，平视时雪是飘落而下，有优美的弧度，仰视时雪却是垂直而下的，直逼人眼。我只知道雪从天上来，却不知道雪从天上哪个地方来，就像你说你来自地球，这等于没说，天比地球要博大得多得多。但有人说雪是星星的碎屑，为了保持棱角分明，天上有神专司其职，负责清理星星身上的毛刺，故而成雪。

雪簌簌而下，像杏花、樱花、桃花、梨花被春风摇落，当雪片足够大，便是玉兰花落的情境了。我素来没有折花插瓶的爱好，一来不喜欢花枝折断时发出的声音，那是花枝以它的方式喊出的疼痛；二来花开枝头最美，这世间的所有美好都该共享，不该私藏。但我有收集雪花的爱好，幼时我把初雪装进瓶子里，在院子里挖坑埋进去，来年立夏化成雪水，据说是治痱的良药。我几乎年年收集，却从未验证过雪水是否真有此疗效，因为多数时候我完全忘了把装雪的瓶子挖出来，等到想起来时，又早已不确定埋在哪里了……

我年少时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长大以后也没做多少有意义的事。我没挣来大把金钱来减免父母生活的辛劳，也没捞到什么名气让门楣光耀起来。抛却这些不说，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呢？我至今也给不了自己答案。我只知道，那些我年少时做过的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至今都成了我最怀念的事。雪就这么下着，地下已是白茫茫一片，眼前的玉兰树被雪覆着，像一层冬日的棉被，裹在树的身上，但玉兰花却在我的心田脑海兀自飘落着。心里装着一朵花开，足以将严冬的寒冷驱尽了，更何况心里装着一树繁花。玉兰花在我心里开出了一个永远的春天。

当我庄严地向玉兰树敬礼，我内心充盈着雪一样清冽的情感，尽管有路人向我投来异样审视的目光，我不在意。风吹动树枝的刹那，是它对我最庄严的回礼。不止玉兰树，在我上班的途中，会遇到不少树，像水杉、香樟、栾树、广玉兰、枫树、银杏，还有白杨，生活中遇到再多让我心烦的人或事，在与它们擦身而过的时候，皆云淡风轻了，与其说我是爱着这些树，倒不如说，我是用心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就这样临窗坐着，把雪的反光坐成了潮水，把覆在玉兰花树上的雪花坐成了浪花，在这个落雪的深夜里，我的身心变得无比轻盈，仿佛忽生翅膀，雪花把我整个托举在它白色的柔波里，我在玉兰树的枝头，化身成一朵春日里半开的玉兰花，那半开未开的玉兰花呈半醉之状，雪花早已在它的花心斟满了岁月的陈酿……